

总第
125 | 127
辑

文史资料选辑

庚子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希望过了20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作为对社会的贡献……

戊戌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极大的时期，有关这个时期的历史资料要从各方面记载下来……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浪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10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反映新的情况，但对过去的东西也需要研究，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暴露旧的东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这样就不会割断历史。周恩来

合订本 第四十三卷

中国文史出版社

总第
125 |
127
辑

文史资料选辑

第
百
一
十
二
五
辑

合订本
第四十三卷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编

耆年自述

我的前半生/003

◎ 姚雪垠

故乡和家庭——诞生历险记——幼年时的田园生活——很不正规的学习道路——决定终身事业的年月——走上文坛的艰难道路——解放前走过的创作道路——“我完了！我完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关键时刻

我在这里成长/028

◎ 爱泼斯坦

对早期天津的点滴回忆——开始了记者生涯——终生难忘的一支歌——我所崇敬的孙夫人——宋庆龄——延安行——在美国的六年——重返中国

艺术生涯

窄的门和宽广的路/040

——文学生活的回顾

◎ 冯 牧

往事的追忆/051

◎ 李 波

逃荒年月——走上社会——开始接触文艺工作——闹了一场“家庭革命”——在西北战场——到延安鲁艺去——参加延安秧歌运动——创作演出《兄妹开荒》——演出歌剧《白毛女》

忆旧谈往

父亲郁华殉国五十周年祭/068

◎ 郁隽民 郁晓民 郁兴治

政坛琐记

忆语随笔/075

◎ 曾毓隽

我眼中的几任直隶总督/088

◎ 陶树德

伪满史料

我当太监的见闻纪实/095

◎ 田壁臣

伪满皇宫见闻琐记/101

◎ 孙耀廷

宗教史料

任广济寺方丈前后/105

◎ 张正魁

我在戒台寺/110

◎ 用 海

我从三姨太到慈云寺方丈/113

◎ 隆 波

我是怎样在通教寺出的家/117

◎ 惟 圆

教员·老板娘·出家人/120

◎ 果 忍

我的出家前后/124

◎ 乐 泉

狱中八年记（下）/127

◎ 周春晖

附录：盛世才新疆十年及“阴谋暴动案”大事记/139

邓演达遗札/145

耆年自述

感慨话当年/194

◎陈 强

我的家庭——第一次演出——上学——走上抗日之路——苦练基本功——“老生泰斗”——“九路军”开赴延安——第一次交女朋友——到敌后去——斯氏体系的学习——我的“小抽屉主义”——《把眼光放远一点》——角色的创作——返回延安——演歌剧《白毛女》——第一部故事片的创作

转蓬的一生/216

◎丁 聪

三项专业——为什么年过70还称“小丁”？——受张光宇的影响大于父亲——漫画也要有“师傅”——走上社会——“八一三”使我的生活改观——港岛风云——转赴内地——业余的“专业”——吹笛子——上海的民主运动——在等待祖国召唤的日子里——简单的结束语

抗战史料

忆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226

◎ 李默庵

南岳第一次军事会议——创建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

同仇敌忾 抗日救亡/230

——回忆参加研究日本密电码的前前后后

◎ 王维钧

密电检译所的成立——顺利地破译了日本外交密电——扩大规模，自行设台——“七七”抗战和南京撤退——在武汉，集中力量侦收日本军用密电——和中共取得联系——在桂林相继破译了日本海、陆、空军密电——由桂林迁到昆明，继迁重庆——军统的野心——将译出的情报交给中共地下党——成立军事委员会技术研究室——温毓庆的引退和军统的侵吞——“就是不能和军统合作”——毛庆祥来接替温的情况——秘密通缉和通缉令的撤销——监视、盯梢和“不得离开重庆”——怎样和中共失去联系的——毛庆祥就职和带来的上方宝剑——破译偷袭珍珠港的日本海军密电——改变研究方向的企图未能实现——我的辞退

关于救国会在抗战时期的历史情况/254

◎ 李 庚

政治史料

记盛世才在新疆最后一次的大逮捕及其前因后果/263

◎ 金绍先

翻云覆雨的刽子手——一股暗流——阴云密布——暴风雨——制造假案的三部曲——自食其果——所谓军法审判——众矢之的——结束语

保险业史话

美商美亚代理保险公司记略/272

◎林豹岑 王新厚

解放前外商在津的保险事业/276

◎许良灏 戴学熹

帝国主义在华经济掠夺的机构——保险事业在资本主义国家的地位——保险事业的种类——天津保险业概况——外商在天津经营保险事业的内幕——解放前天津外商保险业中的典型人物——外商在津经营保险事业的优越手法——许良灏从事保险事业的经历——结束语

英商“保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概述/291

◎曹韵清

记英商四海人寿保险公司/299

◎刘锡珍口述 安崇峻整理

清朝八旗军回忆

西安八旗小史/305

◎李级仁

我与程潜的交往/319

◎ 肖作霖

从沈重宇的经历看武汉“新左派”的斗争/345

◎ 沈元加

刘治洲生平/355

◎ 佚名

雷洁琼在抗日的峥嵘岁月/357

◎ 水世铮

我在中国/368

◎ 陈必第

抗战期间威尔基特使访渝见闻/375

◎ 陈海亮

周佛海在最后的日子里/378

◎ 沈 醉

北平《平明日报》概述/393

◎ 杨格非

潘序伦创办的立信会计事业/411

◎ 李文杰

终生研究资本论的漆琪生/417

◎ 黎缙维

洪帮渊源、组织及帮规/429

◎ 王 涛

张治中生平大事记(下)/457

◎ 余湛邦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文史资料选辑》编辑部 编

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二五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我的前半生

◎ 姚雪垠

姚雪垠，作家，教授，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作协湖北省分会名誉主席，中国作协顾问，中国当代文学学会会长。解放前的长篇代表作《长夜》为伦敦剑桥《世界名人录》1988年版称为现代中国长篇小说的杰作，并授予马赛纪念勋章。解放后的主要作品是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其第二卷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第一卷在东京翻译出版后，日本文部省和外务省向翻译者和出版者分别颁发了翻译奖和文化奖。近年来，姚雪垠及其作品，愈来愈受到研究者、评论家和广大读者的关注。

故乡和家庭

我出生在一个十分闭塞的农村，即河南邓县西乡的姚营寨。从邓县城到通京汉铁路的许昌，相距510里，距离省城开封是800里，而姚营寨又在邓县城西50里。这50里的距离在今天乘汽车转眼可到，可是在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候，春夏天长季节，乘牛车进城，一天星星启程，中午在半路的茶店街上停下，喂牛打尖，黄昏才能赶到。所以邓县闭塞，诞生我的姚营寨更闭塞。

倘若你随便询问一个河南人，特别是询问南阳一带十几个县的人：“请问你的原籍是什么地方？”被询问者准定会不加思索地回答说他的祖先是从小山省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的。事实上，并非都是如此。我们姚营寨的人也说祖先是从小山省洪洞县迁来的，其实不然。我的祖先原是洪武年间从江西什么地方迁来的。元朝末年，群雄并起，在韩林儿死后，他的部下发生了大的分化。在武昌建国的大汉王陈友谅势力最强，江西的大部分地方也归他统治。朱元璋灭了陈友谅之后，原来由陈友谅统治的老百姓对朱家的政权怀有敌意，所以在洪武年间强迫江西省（大概是赣西北一带）的一

部分老百姓迁往河南，既可以充实河南的户口，也减少了明初政权的不安定因素。我的祖先就在这次移民中从江西来到了邓县。

我的祖先是贫穷农民，被迫迁到邓县后，没有钱向地方上主持移民安插工作的官吏行贿，所以不能被安置在城郊附近、交通方便和土地肥沃的地方，而被安置在偏僻的远乡。起初屯垦的地方并不是如今的姚营寨，而是姚营寨东北六七里远的岗上，土地贫瘠。大概到了清朝中叶，才迁移到靠近刁河左岸的转弯地方，建立了一个村庄，修了土寨，出现了如今的姚营寨。我们姓姚的这一家移民，到了邓县（明、清称为邓州）以后，从明初到清末，500多年间发展成一个较大的宗族，却是文风不盛，没有出现过一个官员，也没有出现过在本县稍有名气的文人，连像举人和拔贡这样的科举功名，也不曾有人得过。姚营寨周围二三十里以外的外姓人，也没有出过举人和拔贡。可见这一带在文化上的愚昧落后。这就是诞生我和养育过我幼年时代的故乡！

姚营寨内的住户在解放前以姚姓为主，少数外姓都是佃户。在清末和民初前后数十年，姚营寨出现了几家很有名气的大地主，还出现了一个在城中较有地位的大绅士，但我们一族只有中小地主和不能生存的破落地主。我自己的家庭是正在走向衰败破落的中等地主。从我的曾祖父、祖父到父亲，三代单传，没有分家的问题，所以我的家在没落的道路上没有很快破产。我的曾祖父大概在20出头年纪就死了，曾祖母19岁就守寡，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怀中的婴儿身上。处于穷乡僻壤的愚昧落后的地主之家，在当时对独生子的要求并不是如何教育他长大后在社会上有所作为，更不梦想他飞黄腾达，而只希望他传宗接代，保持家业不败。我的祖父生下后被起名为姚守业，就说明他的父母一辈人对他的唯一希望。为防止他长大后离家远出，或在社会上惹是生非，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教他抽鸦片烟，染上烟瘾。由于他自幼年抽大烟影响了发育，所以我祖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个头不高、瘦弱、略微驼背。虽然已经是民国年间了，但是脑后却拖着一根细小的辫子。他识字，但文化程度很低。他的生活和活动地方是堂屋后边群房院中的三间东屋。他住在南间，其余两间是客房。他每天大部分时间是躺在床上抽大烟。有时他自己懒怠烧烟泡，就让别人替他烧。他除抽鸦片的嗜好之外，大概还像我的家乡一带的闲得无聊的地主一样，有好玩鹌鹑的嗜好，另外也“玩戏子”。我没有看见他的房间里放有什么书，大概他是从来不读书的。

我的祖母也抽大烟，大概在我三四岁的时候她就死了。她每晚抽大烟直到深夜，早晨要睡到将近中午时醒来。她住在堂屋东间，屋中很暗。白天她很少走出房间，吃饭和解手都不离开她的房间，反正有我的母亲侍候。她从来没有抚爱过我，所以我不记得她的相貌。只记得她被放进棺材